

最后一面

费青云

秋深,夜浓,漫步乡间小径。远方隐约飘来刘钧老词愧疚、感怀的歌,充斥我的思绪和回忆。

那年仲夏,我十五岁,初中尚未毕业,失学在家务农。身体欠佳的母亲陪伴父亲去城里看病好长一段时间了,还没回来。我一个人在家照看两头猪、十多只鸡和几亩薄田,心里空荡荡的。

一天晚上,家家户户广播里反复播放通知:“便仓乡北李村抗战老兵、革命伤残军人费洪庆因旧伤复发,抢救无效……”

我瘫软在地,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在低矮的茅草屋内,黑暗肆无忌惮地紧紧将我包裹。我快要窒息了。

不知过了多久,失魂落魄的我才缓缓站起来。我摸索走进厨房,划了根火柴,点上煤油灯,借着微弱的光,从水缸里舀了几碗水,放了几滴菜油和少许盐,煮了一只鸡,那是早上被黄鼠狼咬死的。鸡肉飘香,可我一块也舍不得吃。

我想连夜步行赶到城里看望父母,可我从未出过远门,不知道城里是啥样子,在哪里。

第二天上午,邻乡一位长我二十多岁、姓杨的大哥也听到了广播通知,急急忙忙到我家,喊我和他一块去盐城,家里的猪和鸡就请邻居帮忙照应一下。

杨大哥走村串户杀猪为生,他先

是领着我步行十公里到便仓街上,然后毫不犹豫花三十块钱包了一辆专门载人的柴油机三轮车。三轮卡载着我们一路颠簸,到盐城时已夕阳西下。

这是一所哀怨、荒凉的医院,包括夕阳也是哀怨、荒凉的。在这个陌生的城市,我最先看到的是久未谋面的母亲,她的腰杆依然那么笔直。她泪眼婆娑,一脸凝重,将我带到前面不远处一个冷冰冰的水泥小屋子,美其名曰太平间,“快跪下,喊喊你爸爸。”

我“啪嗒”一声跪倒在父亲面前。这是一个没有门和窗户,约有6平方米的陈旧小屋。小屋内有张足以容纳两个成人并排躺下的石床;洁白的天花板上有意电灯泡,幽幽地散发着泛黄泛红的光亮。小屋好荒凉,但四周随风摇曳的野草却很茂密。

父亲年近六旬,上身是已经穿了二十年都舍不得扔掉的浅蓝色老式中山装,下身穿的是非常单薄、打有补丁的青蓝色直筒裤,一个人直挺挺地躺在冷酷的石床上,安详、瘦削的脸庞写满了刀刻般沟壑纵横的沧桑。

石床旁边墙壁处倚立着一根民政部门免费发放的木制拐杖,拐杖底端有个可以弹跳的黑色橡皮套。小时候,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父亲的拐杖一直是我引以为傲的伙伴和珍藏。在我的记忆里,父亲的拐杖就是父亲身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永远

赤胆忠心、默默陪伴在父亲身边,至死不渝、毫无怨言。

我虔诚地摆上碗筷和食物,并将昨晚烧煮好的鸡恭敬地放在父亲床头,“爸爸,孩儿看您来了!爸爸,您快醒醒!爸爸,起来吃饭啊!爸爸……”任凭我怎样呼唤,任凭我长跪不起,任凭我泪流满面,父亲充耳不闻,纹丝不动。

父亲爱憎分明,乐善好施。听母亲讲,父亲年轻时曾经负责看管村里鱼塘。那是寒冬腊月的一个深夜,有个黑影从鱼塘掠过。“有人偷鱼!”说时迟,那时快,父亲顾不上腿脚不灵便,迅速丢下拐杖、脱去棉衣,大喝一声,便纵身跃入结有薄冰的鱼塘,一把将那个黑影擒住。经村里连夜审查,那个黑影是邻村的一个壮年男子,老婆患有精神病,家里子女多,穷得已揭不开锅了。经邻村干部证实,该男子所述情况属实。父亲见其确有悔过表现,便将家中本就不多的粮食拿出部分给其家人糊口度年关。

想起小学时的一个夜晚,父亲曾手捧着华野六纵十八师《战时党员守则》、《立功证》(壹等功)、《革命伤残军人抚恤证》和《华东军区退休军人证明书》等革命文物,将我单独叫到他面前,语重心长地说:“孩子,以后我老了,这些宝贝就给你。”想起一次雪后初晴去曹家庙赶集,父亲为了锻炼我,让我赤脚在雪地上行走。小时

候,他还教我学唱《国际歌》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想起父亲患病期间,年少的我不堪按人头分配的“挑河”等繁重义务工。夜晚躺下睡觉时,忽然感觉鼻孔里有股暖流默默流淌,借着室外皎洁的月光才发现,洁白的枕巾和床单已被染红。

……
夜深人静,有几只苍蝇在父亲床头飞舞。一阵凉风袭来,我看到父亲单薄的衣衫在颤动。我长跪不起,嗷嗷奇迹出现,期待父亲还会醒来。

天快亮了,在村干部赶到医院将东挪西借来的医疗费用基本全部结清后,父亲的遗体才得以离开太平间去火化。记得有位村干部因担心医院突然派人追来不让走,还悄悄塞给拖死人的师傅30块钱,要他拉起木板车快跑。那位师傅收下钱后跑得飞快,我们紧随其后,一路狂奔。

岁月无言,沧海桑田。三十六年过去了,那年仲夏,那个小屋,依然记忆犹新;那一面,那一夜,依然刻骨铭心。

感恩那个小屋,感恩那根拐杖,曾经陪伴我为国家壹等功臣守夜。感恩那个老兵,在几十年前就已教导我牢记党史,不忘初心。

“我吹过你吹过的风,这算不算相拥?我走过你走过的路,这算不算相逢……”歌声越来越清晰了。

喜悦(外二首)

代薇

雨一直下
江南初春的雨是在
青石板上磨碎的
那些悄悄布满叶脉的绿
像泪水流经爱人的手
恍惚的指尖

炉子上的水壶一直啾啾窃响
水早已烧开
下面炭灰里烘埋着几块新番薯
我闻到清香的时候雨就停了一束阳光从拉开的门边斜伸进来落在肩头轻轻按住我的喜悦

雀之灵

一个想飞的姿势
足够世界春暖花开了
最高的树枝,鸟声叫碎的阳光
从天而降直接分摊玻璃

停顿比飞翔更能带走心灵
当远方努力返回时
身体已不在原位
那些高出天空的部分
使云朵忧伤

因为鸟的缘故
人开始在大地上奔跑
荡着周身的水
青草在一些动作中疯长
从山岗滚到坡下让绿色响亮

风景画

起风了 树木擦过空气
途中的黄叶挂满鸟声
上面飞走的秋天
纷纷掉下来

风远远而来,挂断地平线
失去约束的山脉向海流去
使一天的落日变成

风越来越大,马蹄哒哒奔过
像一枚枚钉子敲进原野
不让大地翻卷

外卖小哥

吴红英

一件马甲,菊花黄;一双鞋沾满速度
头盔下的眼神依然带着镜湖的水
清得可以看见
碧绿的柳树和新鲜的鸟鸣

让我想起干干净净的电动车
怎样同“外卖小哥”的昵称
亲切着每个市民的大街和小巷
怎样跟春风比赛花儿朵朵开

送红苹果送大白菜,送清蒸鱼红烧排骨
送感冒药送赔礼道歉的好茶:雾里青
送勾起乡愁的图片:黄山迎客松
送送送送送,接单速跑,一家又一家

一声声“谢谢”里,也许你和我
从不在意那小哥姓张姓李,但一定晓得
站在面前的,肯定是幸福中国!!!

月圆之夜

桑火菊

月圆之夜,有人出生,也有人离开
像花儿开放,像诵经声的远去

在今天,纵然不刻意
还是把一个人放在了心里

空气里散发着暗哑的香气
起伏的草木,迎接穿堂而过的风

云朵擦动幽蓝,这虚幻的美
治愈着我的沉默

多么好的光景
我看着月亮挂在柳梢

停在楼顶,站在桥头
而后明晃晃地跟在我身后

以,那里的厕所是不用担心的。

我最操心的是车站、机场和地铁,那么大的客流,三两个坑怎么够用呢?这个比例是如何测算出来的?不是没有空间,干嘛舍不得建造。是设计师不喜欢上公厕吗?

其次就是人少的地方,没有厕所,又不能随地大小便。按照有些人的逻辑,人多的地方都没有几个厕所,更何况是人少的地方?可是人要排泄,是不分人多人人少的,不分时间和地点。

厕所,属于城市公共建筑。财政投入,服务人民,是不能讲成本和效益的。小小的厕所,不是建造不起,而是无人重视。什么时候厕所不臭了,不挤了,这才是真正的富裕。说起提高生活品质,还有什么比这更实际和直接的呢?

不要再受憋,不担心满街找。高级厕所,想上就上,上得响亮。



层林尽染
李昊天 摄

1、夜诊
白衣天使
披一身月光
把疼痛的黑夜照亮

2、药房
一粒粒阳光种子
播进忧伤的土壤
向日葵 开满荒凉的山岗

3、护工
微笑装饰病房
把温馨抹在脸上
鲜一屋喜悦的光芒

天使的情怀(组诗)

刘智永

4护士
注入每一滴希望
把心魔驱赶到远方
快乐的脉动在血管里流淌

5外科
一把利箭
划破肌肤下的冰封
把太阳植入心房

事的,凭什么给你上厕所呢?再说也无哪个文件规定,厕所必须对外开放。

此时,你急中生智,打车找肯德基或麦当劳。这就对了。在肯德基或麦当劳,即使你不消费,仍然可以上厕所,并且厕所还十分干净,有卫生纸和洗手液。

排空了出来,人顿时一身轻。看见店内有人看书弄电脑,你也想顺便买杯橙子果茶。鸡腿和薯条就不必了,找个地方坐一会儿。没有人催赶,不过,看见别人端着盘子找位置,还是不好意思,自己就起身离开了。

这要换了别的店家,你东西不买

着急的厕所

柳再义

一分,还占用抽水马桶,生活是讲成本的呀,店老板的驴脸早就拉长了。

有时,我也闲吃萝卜淡操心。问的哥是怎么解决方便的呢?他们整天在路上跑,也不可能说弄个瓶子接在下面。万一是大的呢?拉生意,憋肯定是要憋,那前列腺咋办?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头脑里一定是事先有个方便地图的。

城市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霓虹闪烁,就是不乐意投资厕所。为什么呢?没效益。君不见大饭店的厕所,装修豪华,也不能说弄个瓶子接在下面。万一是大的呢?拉生意,憋肯定是要憋,那前列腺咋办?所以我觉得,他们的头脑里一定是事先有个方便地图的。

诗要写得短些

张玉明

有一首《致蔷薇》的小诗,仅有八行,却写得清新脱俗,别有情趣。开头几句是这样的:“浅夏时节/桃花早已散去,只有你/不嫌弃破旧的栅栏/旁逸的花枝/笑成了一帘瀑布。”

我想起日日走的那堵围墙,也是栅栏的那种,从墙外可望见墙里。长期的风雨侵蚀,铁栅栏已锈迹斑斑,有些地方还出现了豁口,少了一两根铁条。出于安全考虑,围墙旁栽种了蔷薇。蔷薇柔软带刺,如今爬满了栅栏,有的还顺势攀上更高处的樟树、松树。人间四月,正是蔷薇的花期。一夜间,百米长的围墙,被修葺一新,缀满鲜花,成了花的长廊。蔷薇花从高树和围墙上下开下来,真的像一帘倾泻的瀑布。此情此景,竟与诗境暗合。我不禁四下张望,怀疑诗人正站在不远处,或在附近居住。

另一首叫《有鸟巢的树》,区区十行,也写得别出心裁,妙趣横生。“我看不出,哪些树凶恶/但显然在鸟儿的眼里/有的树特别善良/鸟儿愿意把窝垒在/外婆一样的树上/放心地把孩子,托付照看。”

时值盛夏,听得见鸟鸣,看得见鸟飞,却望不到鸟巢。夏叶成帷。鸟巢全隐藏在绿树荫里。只有等到深秋,繁叶落尽,鸟巢才显露出来。黑乎乎的一团,像海潮退后露出的礁石,托举在半空中。在秋冬的旷野上,非常醒目。举目四顾,并非所有的树上都有鸟巢。为什么有的树上有,有的树上无?寒风中,我曾有过同样的疑问,只不过一闪之念,随之被风吹散。诗人告诉我们答案:树分善恶。只有善树才配拥有鸟巢,才配照看幼雏。

还有一首小诗,写初秋新月的,娓娓讲述,温婉迷人。“黄昏,下了一场雨/夜里,我还是看见了月亮/她像一把梳子,别在云朵上/那么温柔的弯/这一定与七夕有关。”

古人很喜欢月亮。据说《全唐诗》和《全宋词》中,带“月”的诗词共有16044首,占总量的1/4。诗

仙李白的上千首诗词中,涉“月”诗竟达400多首。古人夜生活简单,远没有今人丰富。夜晚睡不着,就抬头望月,低头写诗,才给我们留下了那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今人受到太多的诱惑,人间的琐事都忙不过来,更懒得抬头仰望天上的月了。这首咏月小诗,唯真唯美浪漫温馨,让人着迷。

这些小诗一般很短。十来行甚至更短。它们写得晓畅易懂,自然清新,没有一丝生涩的感觉。我始终以为,诗要尽量写短些,再短些。古人写得最多最好的,也正是那些绝句、律诗,还有词。王维的《忆秦娥·箫声咽》总共才10句46字,苏东坡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不超过19句95字。它们已经短到不能再短了。但丝毫不影响它们成为旷世经典,稀世珍品。

“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古人写那么短的诗词,还那么纠结,乃至寝食难安。我们凭什么就能轻而易举地一写几十行,再写上百行。古人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短,才有可能做到完美;只有短,才有能力做到完美。

我的一位写诗的朋友抱怨,一首三十多行的诗,寄出去,最终发出来,只剩了几行。也忒狠了点。朋友感到委屈,给我看了原稿。我安慰他,虽是短了,但诗意更浓,韵味更足了。

去年夏天,我在厦门大学聆听李美华教授讲学,记住了她的一段话:你若有大段的时间,就去研究;你若零散的时间,就去写诗。当时好奇奇怪,为什么非要用零散的时间去写诗呢?现在终于醒悟过来,原来是劝人写短诗啊。

李教授曾是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著名的翻译家,翻译过世界名著《飘》,也是诗人,专门出版过短诗集。如今读到这些宛若天成、近乎天籁的小诗,又想起李教授的话,不禁心旌摇曳,跃跃欲试了。

还是简省一点,多写短诗吧。

云南的云

邱祖晖

云南的南方是哪里?云南,彩云之南。彩云之南,名不虚传。云山不云彩,无水不蓝天。

这次的丽江之行,虽有玉龙雪山的巍峨,丽江古城的深邃,香格里拉的高远,泸沽湖的神秘,但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云南的云。

云南的云洁白。那是真的白啊!一下飞机,一出机场,我们的目光就被那蓝天白云牵扯住了。那一朵朵、一片片洁白的云彩,就像初晴后的雪团,正如新抽出的棉絮,就这么静静地、低低地、缓缓地漂浮在你的眼前。天是那样的蓝,蓝得那样深邃、那样迷人,也更衬出云的白,白得那样圣洁、那样奢侈、那样触目惊心!

这样的蓝天白云,只有在我的记忆深处才有见过,似乎只在圣洁的天堂才应该出现。现在我们生活的地方,每天见到的云都是灰色的,天空也是灰色的,像隔了一层毛玻璃。如果有一天现出蓝天白云,那一定会让人们大吃一惊,一定会瞬间刷屏微信朋友圈了!类似的蓝天白云,我几年前曾经感叹过、饱览过,不过那是在英国,在前往爱丁堡的路上,在剑桥康河的柔波里。

而现在,在云南,在丽江,触目皆是,伸手可及。李白曾有诗云:“楚山秦山皆白云,白云处处长随君。”在拉市海湿地公园,举目远眺,湖水微漾,青山静卧,白云缭绕。蓝天,白云,青山,倒映在绿水中,山接水,水连天,水天一色,随手一拍,无须任何修饰,都可以做电脑屏保的图片啊!在丽江的几天里,我的手机更多地举向天空,我要把这洁白的云彩尽可能地收藏,以便将来在每一个雾霾恼人的日子里,可以净慰我心。

云南的云缠绵多情。罗隐说过,“芳草有情皆碍马,好云无处不遮楼”,而这里是“好云无处不遮山”。云南地处云贵高原,海拔比较高,丽江市区海拔2000多米,周围的高山大多在海拔3000米以上。加上云南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山上的植被保护得好,水汽蒸腾,云雾顿生。云缠着山,山挽着云,情意绵绵,温柔多情。有时云儿织成一条围脖,轻柔地缠绕在峰肩,给常年积雪的山峰送去温暖;有时它又团成一朵绒线帽子,调皮地戴上峰顶,

让你看不清山峰的真面目。我们前往玉龙雪山时,从山脚望上去,云雾缭绕,不见雪峰。等我们坐缆车,上到了4000多米的地段,在高原的草甸子上转着圈子仰望,始终有浓厚的白云遮挡。是故意不让我们一窥玉龙雪山主峰的真容,好让我们带着遗憾、带着念想回去吗?

云南的云善解人意。我们是中午到的丽江,刚进入古城的一家纳西族酒店坐下来,一场大雨不期而至。接待我们的朋友笑着说:“这正是丽江古城在为你们接风洗尘啊!”站在酒店的楼上撒目四周,粉墙青瓦,飞檐雕窗,青石板街道,形式各异的招牌,在迷蒙的夏雨中,别有一番景致。一会儿雨就停了,我们也刚好酒足饭饱,在雨后的湿润里,在清凉的天空下,漫步在古城的小巷中,浏览各式店铺的琳琅满目,抓拍路旁店角的花花草草,欣赏纳西人的民族风情,那叫一个惬意!

云南四季如春,昆明更是被誉为“春城”。出发的时候,家里正是摄氏30多度的盛夏,而丽江只有20几度。晚上睡觉不用空调,还得盖被子,早上起来有点冷。太阳一出来,温度很快就上来了,太阳晒在裸露的皮肤上,针刺般的疼,那可是直射啊!太阳就这么直直地、近近地压在头顶上,紫外线太强了!在云南,在丽江,我突然没有了方向感,往常可以借助太阳,借助影子来辨别方位,而在云南,我竟然找不到我的影子!

到了神秘的女儿国——泸沽湖,在一碧万顷清可见底的泸沽湖上泛舟固然是美不胜收,但那盘踞在头顶上的烈日,却让我们无处可逃。好在有云,有一片片洁白的云朵,为我们撑起了无边的巨伞,给了我们一方清凉的世界。可以让我们在蓝天白云碧水间,尽情欣赏无边的湖光山色,近距离地亲近泸沽湖特有的花——水性杨花。

因为云南的地势,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绿化环境,我们才能真正欣赏到云南的云的独特之美,无论在普达措国家公园,还是在虎跳峡的峡口,哪怕是在丽江的宾馆门口,那洁白的云,那湛蓝的天,一直都在。因此,我离开云南时最大的心愿就是能够裁一方蓝天,摘一朵白云,带回去。